



“浙江法制报”微信

“浙江公告”微信

新闻热线:0571-85310548 13857101115 |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9 邮发代号:31-25 | 数字报网址: http://zjfzb.zjol.com.cn | 邮箱:zjfzbxw@126.com | 第5803期 今日12版

## 嘉兴法院首创智能送达,全程无人工介入 浙江法院网及本报浙江公告服务平台托底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田舍郎 沈羽石

本报讯 原告无法提供被告联系方式,法院拨打当事人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甚至恶意挂断,法院按照当事人户籍所在地寄送邮件查无此人……法律文书“送达难”问题,阻碍了诉讼程序的顺利推进,拉长案件审理周期。

在嘉兴,一场关于送达的“革命”正在进行。7月30日,嘉兴市中院召开智能送达工作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告由浙江省高院和嘉兴中院共同研发的智能化送达平台正式上线试运行。这意味着,嘉兴将在全国率先实现全流程无人工介入的智能送

达,为有效解决“送达难”提供了浙江经验和嘉兴模式。

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送达难问题,绝大多数就是人难找。为此,智能送达平台整合了三大通信运营商登记信息、电商平台注册信息、行业主管部门登记信息等海量数据,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大数据送达地址库。在发起送达时,平台会根据活跃度对当事人名下的手机号码排序,优先发送信息至活跃度高的手机号,如反馈为送达未成功,则依次向其他号码送达,直至穷尽全部号码。同时,平台还能通过比对当事人户籍所在地、电商收货地址等信息,找到当事人实际居住地址,为部分需要线下送达

的案件提供线索。

智能送达平台给当事人发送手机信息后,会以弹屏短信形式呈现,短信无法被拦截,当事人必须先阅读并点击关闭弹屏,才能继续使用手机。这样设置可以确保当事人真正阅读到发送内容。

对于确实无法在线上完成送达的情形,智能送达平台会直接将需送达的电子法律文书推送邮政邮寄平台,由邮政负责完成整个线下送达流程,并将投递结果反馈至智能送达平台。对于仍然无法送达的,智能送达平台自动将信息推送至浙江法院网及本报的浙江公告服务平台完成公告送达。

据嘉兴市中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智

能送达平台最大的亮点是全程无人工介入,法院工作人员无需点击操作,只需在屏幕上关注反馈信息即可。

截至7月29日晚,智能送达平台已经自动完成送达2288件次,线上送达成功率95.5%,大部分电子文书送达时效由原来的3至10天缩短至最多6小时。

据悉,下一步智能送达平台还将和最高法院的全国统一送达平台对接。“浙江法院人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把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到审判业务中,通过创造具有时代特色、引领潮流的司法运行新机制,让人民群众共享智慧法院建设带来的更多获得感。”嘉兴市中院院长姚海涛这样表示。

## 活在“尘”世里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见习记者 许金妮 胡宗昊

一下,一下,又一下。每呼吸一下,李连法的胸口就痉挛似的抖动一下。上下颤动的胸膛,让人想起搁浅在沙滩上的鱼,随时等待命运的刁难。

又是一个凌晨4点,又是一个无眠之夜。窗外照例陷入一片无声的漆黑中,世界静到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真的摆脱不了这个‘魔咒’了么?”李连法产生了一种绝望的哀痛,一直痛到骨髓里。

在温岭的“石板之乡”新河镇,像李连法这样受了“魔咒”的人还有很多。痛苦之源,是因为一颗“石头肺”:上世纪70-90年代,当地青壮年选择到附近矿场加工石材、制成石板,由于作业环境粉尘浓度高、保护手段弱,在长期吸入大量细微粉尘后,肺部组织发生病变——多年后,大家才知道这种病的名称:尘肺病。

疾病和贫困是一对天生的孪生体,特别是像尘肺病这种不可逆疾病,常使病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今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联合制定《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多项举措剑指尘肺病诊断难、保障难、落实难等突出问题,并提出到2020年底,尘肺病防治目标要与脱贫攻坚任务同步完成。

这一次,长久萦绕在新河镇上空的“魔咒”,能被解除吗?

### “要么转院,要么等死”

阳光从硐口洒下来,形成一道道金色的光柱;风从硐腔中穿过,发出一声声绵长的回响。硐内水池清澈,可以清楚地看到鱼儿在嬉戏。置身其中,宛如仙境。

这里是新河镇乃至温岭全市的招牌景



尘肺病人要吃一堆的药



李连法饱受呼吸困难之苦

区——长屿硐天。1300多个硐体全部由人力一钎一锤开凿出来。“虽由人作,宛若天成”八个字,在外界看来是对奇迹的总结,但在当地人心中,却有一段苦涩的过往。

如果记忆有颜色,李连法和章友法的记忆一定都是灰白色的。两人的父亲是矿上的工友,加上李家和章家只一街之隔,李连法和章友法打小就相识。1970年3月,章友法加入温岭市长屿社矿后,又与李连法成为工友。两人就这样在命运的海洋里随波逐流。

开矿向来都是起早摸黑,早上出门看不见石头路,晚上回来也看不清。一千多平米的硐内,没有口罩,没有通风口,更不要说什么鼓风装置。一百多名采石工手持铁锤,有力地敲击着石头,伴随着刺耳的噪音,粉尘肆无忌惮地扩散开来。这样的环境中,一天起码要待上10多个小时。李连法在这里待了整整14年,而章友法除去当兵的5年,在矿上也待了10年有余。

70年代的采矿作业是来钱的活。一个月能挣40元,后来一个月50元,一年就有600元。而当时种田挣工分的人,一年也就近百元收入。所以采石虽辛苦,但石工人数有增无减。

也不是没有过担心。那时尽管还没有“尘肺病”这一说法,但“干采石工作活不过四五十岁”的恐惧已在当地弥漫。2004年,工友们将这一问题反映给新河镇政

府。当年,在镇政府的组织下,520名工人一起做了职业病鉴定。经鉴定,有256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矽肺职业病,其中三期14人,二期138人,二期32人,一期38人,0期34人。其中就有一期的章友法。

李连法没参与这次鉴定。他原本以为,30岁就改行做豆腐生意的自己早已跟矿没了联系。可到了2009年,也就是自己55岁这一年,“魔咒”还是降临了。

“发病”源于一次再寻常不过的吃杨梅。才吃了一颗,李连法就突然感觉“气管被掐扁了一样”。等缓过来的时候,自己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当地医院初步检查,诊断为是肺炎。可治疗一周后,病情并没有实质性好转。医生甚至直接对李连法说“要么转院,要么等死”。在转至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后,李连法在那度过了漫长的半年,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死亡近在咫尺。

2015年9月30日,李连法在台州市预防医学门诊部确诊为职业性尘肺病三期。他和章友法的命运,因为同一种病,再次走上了既定的轨迹。

### 同一种病,不同的待遇

李连法的肺已经千疮百孔了。那个曾经能举着六斤重的铁锤干一天活都不带歇的小伙子,如今64岁却垂垂老矣、骨瘦如柴。清醒的时候,他做得最多的动作,就是

缓缓挪动身体,然后佝着腰拿出五颜六色的药。而只要一躺下,他就容易憋气,身上的骨头又会硌得自己生疼。也因此,他好几年没有好好睡一场安稳觉了。

他曾想过一了百了,但看着还在上初中的孙子,实在狠不下心来。被病痛折磨得心力交瘁的李连法说,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熬到孙子长大成人。

71岁的章友法的“志向”更乐观些——和兄弟们一起走出困境。他家的柜子里,包括李连法在内的100多位尘肺病兄弟们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复印件被整齐地归为三摞,为了防尘,他特意盖了一层塑料板。“这里面的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章友法翻看着这摞复印件喃喃自语:“活下来的,大多都是命硬一点的‘老骨头’了。”

这些“老骨头”也有着不同的待遇。据了解,在温岭,此前主要有四种责任制矿——市矿、社矿、村矿和个体矿。其中,市矿的工人签订了劳动合同,补助标准也最高。他们在温岭市相关部门的统一组织下进行了工伤鉴定(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劳动者“患职业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认定的职业病必须是《职业病目录》中公布的我国法定职业病,职工须有此类职业接触史,且经卫生机构诊断,确定为职业病的方可认定工伤)。拥有这一纸鉴定的员工,不仅能全额报销医药费,每个月还享有退休金和护理费。(下转2版)

